

忆丁玲寄语

丁玲,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她的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荣获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无论是在我读大学时的中国现代文学课,还是工作后的中学语文课,都绕不开这个熟悉的名字。终于有一天,我有幸目睹了她的风采,聆听了她的讲话。

1983年5月30日至6月2日,首届雪峰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义乌召开。前来参加会议的贵宾有冯雪峰生前好友丁玲、唐弢、汪静之、楼适夷、骆宾基、杜鹏程和日本专家池上正治等。全场约1500个座位,座无虚席。我作为义乌县属中学语文教师代表应邀参加这次会议。

会议正式开始之前,义乌剧院门口挤满了人。忽然听到有人喊:“丁玲他们来了。”我挤到了前面,看到年近八旬的丁玲迈着轻快的步子,神采奕奕地与一群人走进义乌剧院。原来我坐在较靠后的座位,大会即将开始时,

我看到前排还有空位,就迅速走上去坐到了第四排中间。

会议正式开始后,第一个发言的就是丁玲。她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充满革命激情和生命活力。她对慢慢静下来的听众讲的第一句话是“我讲的话大家听得懂吗?”大家异口同声地作了肯定有力的回答。她又用幽默的语调说:“那你们的话我可听不懂。”大家都大笑起来,中断了她的发言。接着她又说:“即使我们的语言不相通,但心是相通的。”这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开场白之后,言归正传。她说:“我很高兴,也很激动,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雪峰的故乡——义乌。我在读小学和中学时,地理课本上没有讲到义乌。第一次知道中国有个义乌,是认识陈望道先生时,知道他是义乌人,听他的讲话很难懂,所以把义乌记住了。后来又认识了冯雪峰,而且成了一起战斗的战友。他同样是义乌

人,但他的话却很好懂。”她感叹说,义乌人杰地灵,人才辈出。接着,她重点论述了冯雪峰高尚的革命品格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独特地位。讲话的最后,她情不自禁地寄语义乌教育界,殷切期望义乌能培养出新一代的陈望道、冯雪峰和吴晗。

不到50分钟的讲话,我近距离地观察,讲台上并没有讲稿。她娓娓道来,似乎在你拉家常,看似随意,实则充满感情,是用心与我们交流的。整个发言,条理清晰,富有感染力。尽管她的讲话不时地被听众的掌声和笑声打断,却衔接地十分自然。当时我想,真不愧是伟大的作家。在她的整个讲话中,让我深切感受到她对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的忠诚。她对自己的坎坷人生无怨无悔,这种豁达乐观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

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学语文教师,也许对丁玲的理解是肤浅和表面的。然而,

当时我深刻认识到:丁玲以及我们义乌三位文人的卓越成就和坎坷人生,留给我们的的是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丁玲在义乌的讲话震撼了我,教育了我,影响了我。在我后来的语文教学中,以至我的整个教育工作中,我会时时想起她对义乌教育界寄予的厚望。身为教书育人的教师,究竟应该教什么样的书、育什么样的人?我们为什么反对机械的应试教育,提倡素质教育;反对关门教育,提倡学校小课堂必须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反对用千人一面的模式去塑造学生,提倡尊重学生的个性和特性?我们怎样才能够培育出新一代的陈望道、冯雪峰、吴晗?这是值得我们教育界乃至全社会去探讨和思考的重大课题。

岁月悠悠,聆听丁玲先生的讲话至今已过去整整40年。然而,先生在义乌剧院的殷切寄语宛如昨日,始终铭刻于心,记忆犹新。

儿时家里穷,1955年高小毕业就回家跟牛屁股。可是,我喜欢读书。家里什么书也没有,又没有钱买。有一次去姐夫家拜年,刚好我大嫂的娘家与姐夫同一个村子。听说大嫂的爸爸当过小学教师,他家里肯定有书,向他借一本吧!我向亲家开了口,他很爽快:“不用借,你自己去挑吧。”上了他家的楼,楼板上堆着很多书,我挑了一本古典小说《历代剑侠传》,一本杂文集《独秀文存》,一本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剧本《桃花扇》。《历代剑侠传》故事性很强,很快就读完了。《独秀文存》虽然是白话文,但陈独秀是大文豪,写得没那么通俗,没那么好读。不过里面也有通俗的,例如开篇《读书笔记·十字诗》,至今还记得:“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无力,五官不全,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坐不动,十是无用。”原来这个大革命家在讽刺尸位素餐的官吏犹如泥菩萨。《桃花扇》的词很雅,可惜当时还看不懂,但故事梗概看得出来,忠奸分明。从此,我就喜欢上了古典文学。

后来,我发觉堂兄金荣哥喜欢看《三国演义》,就去借来看。同《桃花扇》一样,拦路虎太多,家里又没有字典,只得连看带猜。不久发现他的弟弟剑鸣家有新买的《平妖传》《七侠五义》《水浒传》,还有一些古典爱情小说,十分通俗,就常常去借。中午太阳光太猛烈,父亲在家睡午觉,我就到剑鸣家看书。如果碰到他心情好,肯出借,下午放牛时就带书去看。所以,失学4年之后,我去考初中,竟然考上了义乌中学。比许多应届生都考得好,就因为我一直借书读,所以语文考得好。

去义乌中学读初中,班里有的同学感到很吃力,我感到很轻松。只要上课留心听,作业下课10分钟就做好了,晚自习就看小说。3年时间,义乌中学图书馆里的现代小说,都被我借出来了。管理图书馆的刘文庚老师,和我关系最好。记得我在星期六下午走三十里路回家的时间里,竟然把长篇小说《红日》看完了。高中考上金二中,仍旧爱去图书馆借书,常常去管图书的何战白老师那里借书看。谁知高中毕业时体检,说我得了肺结核,被取消高考资格,回家养病。语文老师蒋英武借给我一本《古文观止》,第一篇就碰了壁。“郑伯克段于鄢”,怎么读也读不通。后来回忆高中语文课本里的内容,就一字一句细读慢品,提高了古文阅读知识。

参加工作之后,以为有了工资,可以买书。谁知工资低,家庭负担重,根本挤不出钱买书,还得去总工会图书馆、教师进修学校图书馆、县图书馆借。1978年,我调机关党委,有一次去隔壁档案馆,发现馆里有清嘉庆《义乌县志》,就借来看。里面有《宗泽传》,看到年过花甲的宗泽带了几个老兵去抗金前线磁州上任,救康王赵构,聚集百万义兵打得金国将领喊他“宗爷爷”,十分感动,就找出笔记本统统抄了下来。之后,改写成故事《宗泽抗金》,寄《浙江日报》,很快刊用。这是我在《钱塘江》副刊第一次发文章,虽然只有一块“豆腐干”,也高兴得不行了。后来,我常常去档案馆借古书抄,至今保存。

1996年之后,我迷上了义乌兵研究,家谱除了市志编辑部和档案馆、图书馆有部分,倍磊村的谱师陈江彬也收集了部分家谱。大多数要靠自己去到农村保管家谱的农民家去借。那时我没有照相机,只能抄。记得去吴坎头村借出《柳溪吴氏家谱》,夏演村有复印机,但民国初年修的家谱字迹模糊,复印不出来。管家谱的大爷不让我带走,只能抄。抗倭名将吴惟忠的家谱史料将近一万字,抄得我手抽筋。至于义乌兵战斗过的地方县志、府志、通志,有的可以买,但不少古志古籍无处可买,只能在网上找。找到了,就下载在电脑里。至今已经下载了《明通鉴》《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两朝平壤录》《万历邸抄》《征韩伟略》等书。可惜没有标点,异体字很多,就一遍遍读,才标出句读,甄别出异体字。初进市志编辑部时,遇见骆春生老师,他自制了一份古书上异体字和现在的常用字对照表,学到不少知识。史料多了,往往会互相打架,需要仔细阅读、鉴别,才能去伪存真。

2013年,我离开市志编辑部后,从杭州新华书店买了《徐渭集》《明史纪事本末》《汪太函集》等古籍。凡是书店有吴晗研究明史的书,我见一本买一本。不少明朝的笔记史料,有参考价值的,我也见一本买一本。买的书可以慢慢看,还可以在空白处注解。重要的段落可以画红线,以便以后使用。

如果没有失学那几年读闲书积累的文学知识,我是不会走上写作这条路的。如果没有业余时间阅读古文积累的知识,我是无法写作《义乌兵史料辑录》这本书的。学校的知识很重要,为了使用而学,走出校门就要靠自己借书、买书、网络上下载书来补充自己知识的缺陷。

我的读书生涯

◆朝花夕拾

✧张金龙

水中音符

娟子摄



的遥想倍磊街

✧俞荣斌

六块石头啊，
响亮了一个千年的古村；
六块石头，
凝聚了抗倭卫国的忠魂。
这六块石头啊，
铭刻一本英雄谱，
还连着长城脚下望乡的坟。

这六块石头啊，
你在哪里？
传说了多少年，
询问了多少人，
今天终于找到了，
就在倍磊人的心里，
藏得很深很深。

六块石头啊，
你化作了烟火，
一村炊烟千家陈。
这不仅仅是一个姓氏，
更是荣誉的传承。

六块石头啊，
你铺成了一条街，
南来北往的客，
乡里乡亲的诚，
千年不变的就是那杆秤。

六块石头啊，
你垒起了一个龙皇亭，
亭里的龙特别亲。
年年元宵节，
岁岁穿街行。

六块石头啊，
你突出了街心殿，
供着俞氏的先人。
祈求着美好，
也记住了感恩。

六块石头啊，
你升腾成一面旗帜，
指引着古村的前程。
在星空中熠熠生辉，
在晨曦中猎猎有声。

山趣

✧杨庆文

唉
有个泉眼
同行中有人轻喊
小惊喜
确实需要眼尖
枯枝杂草间不易发现

泉眼不大
咕噜咕噜有水冒出
像是在急于表达
水流细细往下
汇到小溪

有一位壮年
背着柴草
沿山道而行
问
说是山下农家乐
正好需要
闲着也是闲着
枯枝野草正好一用

◆汉诗节拍

湖光山色两相宜

“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时光无声,落叶无痕,回眸间,深秋已经在万物中烙下了深深铭印。我言秋日胜春朝,觉得凉风习习甚醉人,于是,午后时分,我徒步走进了北京紫竹院公园。紫竹院公园是历史名园,全园占地45.73公顷,是一座幽篁百品、翠竿累万、以竹为景、以竹取胜的自然式山水园。踏入园内,目光所及处湖光山色,水波粼粼。紫竹院公园的西门,午后便聚了许多游人,他们驻足湖边,或对湖面沉思,或伸展腰身,或结伴行走,享受休闲时光。

湖边漫步,微风搅动着平静的湖面,远方的高楼,远处的喧嚣,这一刻,离我很远。虽然是深秋时节,紫竹园内依旧翠绿苍劲,似乎还未受季节变迁的影响。总有一些生命,会逆着季节而行,似乎并不惧怕光阴这个催手,不想老去,只想永葆青春。

走着,走着,我就走到了紫竹禅院跟前。院门紧闭,红墙无声,青石板的台阶

上铺开秋天的落叶,竹影在墙内摇曳。门上的对联,似乎在劝红尘中人将万念了却。那扇拱形的门,我却不想探进,我本红尘人,心亦在红尘,会禅意深深,只是此身此心,羁绊在红尘,便不作他寻,陶然忘机时,已是追梦人。

路过禅院,踏过时光的痕迹,我将目光停留在一排排用于游玩的仿古小船之上。垂柳遮挡了我的目光,小船与湖面辉映着一段秋光,这里的每一个地方,都适合心的放养。

沿着两旁竹子簇拥的游步道前行,看到了一位居士篆刻的碑文。碑文上的字迹清晰可见,每一个字有力而苍劲,历经岁月的洗礼,碑体已经发白,海枯石烂,原来不是传说。

欣赏过碑文之后,我来到一组以中国象棋文化为底蕴的雕塑园,蹲在一处刻有“踏海征东”的雕塑棋说明牌前许久。楚河汉界,朝代更迭,金戈铁马,浴血

沙场,历史一直是由人书写的。

再往前走,邂逅一处雅致的绿色长廊,在竹林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紫竹院公园到处可见青翠葱茏的竹林,它们高矮不一,有的粗如指节,有的粗如小碗口,这些竹很多是南方移植来的。以竹为特色,竹子遍地且品种繁多,紫竹占比高,公园因此得名。仰望这些苍劲的竹,我想到了苏东坡,想到了四君子。竹,破土而出,耐严寒,中通外直,虚怀若谷,这多么富有禅境。

不经意间,走到了刻有“箫声醉月”的石碑前,上有甲骨文和楷体简介,我独记住了那句“水上有明月,水下明月浮”。明月照古今,千年复千年,只有我们才是红尘过客。

过了拱桥,映入眼帘的又是一片茂密的竹林,食街就深藏在密林中。“食街”两字勾起了我的食欲,挑份迟到的午餐,见餐厅内三三两两坐着聊天的食客,内

心不由自主地浮想联翩。这里有水,有桥,且亭、阁、廊、轩、馆错落有致,修竹花木巧布其间,举目皆如画,显示出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完美融合,能在安静有禅意的竹林内享受美食,甚是惬意。

从食街出来从左穿过竹林,看到的是竹子做的风车,风车和菊花相映成趣。

箫声醉月,亭台水榭,一簇簇盛开的菊花,色泽各异,赤橙黄绿青蓝紫白,开得鲜妍,开得热烈。在紫竹院公园的东区,我以为误入了一片花海,不承想,竟邂逅了一次菊花展。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不刻意反而拥有意想不到的惊喜。清香盈园,美与幸福的感受,在我心中荡起层层涟漪。

别过菊花展,行至荷渡口,我看了又看,望了又望,湖光秋色都映在了心上,尽管只是匆匆一游,却邂逅了如此秋色,共舞翠竹,细赏金菊,于是乎,好像世间万物已一一入怀。

◆随行漫记 ✧金香娟

